珠江流域水化学组成的时空变化特征 及对岩石风化碳汇估算的意义

孙海 λ^{1} ,刘再 $\psi^{1,*}$,杨 睿^{1,2},陈 λ^{1} ,杨明星^{1,3},曾庆睿¹

(1.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 550081;2. 贵州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阳 550025; 3. 贵州理工学院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贵阳 550003)

摘 要: 基于水-岩-气-生相互作用的碳酸盐风化碳汇模型表明 陆地碳酸盐风化碳汇是大气 CO₂ 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 , 碳酸盐风化碳汇的过程、机制和控制因素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本文采用野外监测、现场滴定和样品室内测试相结合的方法, 对珠江流域支干流分旱季和雨季进行了 4 次野外监测取样,研究其水化学组成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珠江流域支 干流的水化学组成受流域岩石风化、气候和水生光合作用的共同影响,并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特征。空间上,南盘江下游双 江口段至红水河上游蔗香段,水流较慢,水质清澈,水生光合作用强烈,电导率、[HCO₃]和[Ca²⁺]的空间变化主要受水生光合 作用控制;从红水河上游蔗香段至肇庆西江大桥监测点,反映的是流域岩石风化对水化学空间变化的影响。季节变化上,西 江的电导率、[HCO₃]和[Ca²⁺]呈现出夏季低、冬春季高的特征,主要反映稀释效应的控制。西江干流河水的溶解氧具有明显 的季节变化,在上述南盘江下游双江口段至红水河上游蔗香段,DO 是夏季高冬季低,其他监测点是冬季高而夏季低; DO 的季 节变化受水生光合作用强度的控制。在南盘江下游双江口段至红水河上游蔗香段,温度是光合作用强度的限制因子,而其他 监测点的光合作用限制因子为浊度影响的光照。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是监测点的水文环境不同。通过对梧州水文站流量和 [HCO₃]变化的分析发现,[HCO₃]的季节变化幅度相对流量小得多,显示在西江流域中,HCO₃ 也存在化学稳定性行为。因此 在西江流域中,流量变化是岩溶碳汇通量变化的主控因子。研究还发现,西江流域中具有强烈的生物碳泵效应,由内源有机 碳形成的碳汇通量约占传统计算模式碳汇(溶解无机碳-DIC)通量的40%。因此,在估算珠江流域碳酸盐风化碳汇时,必须考 虑水生生态系统光合生物对 DIC 的利用形成的有机碳的贡献。

关键词:珠江流域;水化学时空变化;碳酸盐风化碳汇;化学稳定性行为;生物碳泵效应 中图分类号: P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250(2017)01-0057-09 **doi**: 10.14050/j.cnki.1672-9250.2017.01.008

大气 CO₂ 浓度在控制全球变化方面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 ,全球大气 CO₂ 的收支平衡和精确评估 是全球变化科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1-7]。然而 ,关于 全球 CO₂ 汇的位置、大小、变化和机制目前仍不确 定 ,还存在争议。

目前,全球碳循环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碳汇、 陆地土壤和植被碳汇^[8-13],但岩石风化碳汇也是全 球碳循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此前,学者普遍认 为硅酸盐(岩)的化学风化作用($CO_2 + CaSiO_3 \Rightarrow$ $CaCO_3 + SiO_2$)产生负反馈使大气 CO_2 浓度降低,从 而控制着长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而碳酸盐(岩)的 化学风化作用($CaCO_3 + CO_2 + H_2O \Leftrightarrow Ca^{2+} + 2 HCO_3^-$) 不具有这一功能 因为碳酸盐溶解过程中消耗的所 有 CO₂ 又通过海洋中相对快速的碳酸盐沉积而返 回大气^[14]。然而,最新的研究发现,碳酸盐溶解的 快速动力学和硅酸盐岩流域中微量碳酸盐矿物的 风化在控制流域溶解无机碳(DIC)浓度和碳汇上的 重要性,使得碳酸盐风化碳汇占整个岩石风化碳汇 的 94%,而硅酸盐风化仅占 6%左右^[15]。另一方面, 水生光合生物对 DIC 的利用及其形成的有机质(内 源有机碳)的埋藏^[16-18],使得碳酸盐风化碳汇在任 何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控制上可能都是重要的。 综合考虑全球水循环、碳酸盐溶解和水生光合利用 DIC,刘再华^[5,15]等提出了基于水-岩-气-生相互作

收稿日期: 2016-10-12; 改回日期: 2016-11-22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3CB9567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2263,41430753)。

第一作者简介: 孙海龙(1980-) ,男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岩溶作用动力学与全球变化研究。E-mail: sunhailong@vip.gyig.ac.cn.

^{*} 通讯作者:刘再华(1963-),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岩溶作用动力学与全球变化研究。E-mail: liuzaihua@vip.gyig.ac.cn.

用的碳酸盐风化碳汇模型,并估算该岩石风化碳汇 的量约为4.77×10⁸ t C/a,而且其碳汇强度还将随 着全球变暖和全球水循环强度的加强而加强,从而 为有效解决大气 CO₂ 收支平衡问题提出了新的方 向。此外,碳酸盐风化碳汇强度还受土地利用方式 的影响^[4-5,18-19]。

目前,碳酸盐风化碳汇研究取得了大量进展^[4-5,15-32],但研究主要集中在小流域,针对大流域 下碳酸盐风化碳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主要是基于 理论的计算^[22,24,26]。为此,本研究以珠江流域为研 究对象,研究大流域尺度下,河流水化学的时空变 化规律及其控制机理,并探讨其对碳酸盐风化碳汇 估算的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珠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河流,主要由西江、北 江和东江等支流组成(图1)。流域位于102°14′~ 115°35′E、21°31′~26°49′N之间,处于我国南方亚 热带湿润地区,流域面积4.42×10⁵km²,跨云南、贵 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等6省区^[33]。流域内降 水集中于4~9月份,约占全年降水量的80%;而7 ~9月则占全年降水的60%;10月~次年3月为干 旱季节,降水只占全流域年径流量的20%左右。主 流西江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境内的马雄山,全长 2 214 km。西江由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 江及 西 江 等 河 段 所 组 成。 思 贤 窖 以 上 河 长 2 075 km ,流域面积 353 120 km² ,占珠江流域面积的 77.8%。北江发源于江西省信丰县大茅源 ,思贤窖 以上河长468 km ,流域面积 46 710 km² ,占珠江流域 面积的 10.3%。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娅髻 ,石 龙以上河长520 km ,流域面积 27 040 km² ,占珠江流 域面积的 5.96%。

流域内碳酸盐岩分布的面积达 15.84 × 10⁴ km² 约占全流域面积的 35.0%。珠江流域所属 各省内均有较大面积的碳酸盐岩分布,东江流域以 花岗岩丘陵为主,北江流域中上游地区东侧以红岩 盆地为主,下游则是花岗岩丘陵广布。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野外现场监测和样品实验室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西江、北江和东江的干流和 支流选择了14个断面作为取样点(图1)进行野外 监测,时间分别是2014年4月、2014年8月、2015 年1月和2015年7月,其中2015年7月的野外监 测工作在北江上游又选择了4个监测点,在东江上 选择了3个监测点(图1)。野外现场监测采用德国 WTW 公司生产的 Multi 350i/SET 水质多参数仪,记 录监测点河水的水温、pH 值、电导率(EC)和水中溶





解氧浓度(DO),分辨率分别为 0.1 ℃、0.01pH、 1 μ S/cm 和0.01 mg/L。仪器在野外使用之前进行 校正,其 pH 探头用 4 和 7 两种标准缓冲溶液进行 校正,电导率探头用电导率为 1412 μ S/cm 的标准 校正液校正,溶氧探头用饱和湿空气法进行校正。

现场滴定使用德国 Merck 公司生产的碱度测试 盒和硬度测试盒测定水样的 HCO₃ 和 Ca²⁺浓度,精 度分别为6 mg/L 和4 mg/L。

用装有0.45 μm 醋酸纤维滤膜的过滤器采集水 样装在60 mL 聚乙烯塑料瓶中,密封且内部不留气 泡 ,用于测试水样的阴阳离子。取样瓶在实验室提 前用10%的硝酸浸泡并用超纯水清洗后烘干处理。 用作分析阳离子的水样加超纯 HNO, 酸化至 pH<2 后密封放于暗箱中保存,用于测定阴离子的样品直 接密封保存。用于分析颗粒有机碳(POC)和溶解 有机碳(DOC)的水样用经酸洗的容积为5L的塑料 桶装取,并加入饱和 HgCl, 溶液灭菌。采样后尽快 用 Whatman GF/F 型号的玻璃纤维微孔滤膜(微孔 径0.7 µm) 进行过滤 ,滤液装入棕色玻璃瓶中用作 DOC 浓度分析。DOC 过滤后的玻璃纤维膜待水抽 干后取下,对折后放入锡箔纸中保存,经酸洗和冷 冻干燥后 放入烘箱中常温加热至室温的同时去除 滤膜上吸附的水汽,恒温称重。用于采集 DOC 和 POC 水样的玻璃纤维微孔滤膜和棕色玻璃瓶预先 在 500 ℃条件下烘烤 4 小时。

水样的阴阳离子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 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水样 的 F^{-} 、 Cl^{-} 、 NO_{3}^{-} 和 SO_{4}^{2-} 的浓度分析由美国 Dionex 公司 ICS-90 型离子色谱仪完成;水样的 K^{+} 、 Na^{+} 和 Mg^{2+} 的浓度由美国 Vista 公司 Vista MPX 型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光发射光谱仪测定。水样的 DOC 浓度 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完成,由德国 Analytik-Jena 公司生产的 Multi N/C 3100 总有机碳 分析仪测定。POC 的浓度通过计算过滤前后滤膜 重量的差值获得。总有机碳(TOC) 的含量等于 DOC 和 POC 含量之和。

水的 CO₂ 分压(p_{CO_2}) 利用 WATSPEC^[34] 软件计 算得到 CO₂ 分压(p_{CO_2}) 的计算公式:

$$p_{\rm CO_2} = \frac{(\rm HCO_3^-) (\rm H^+)}{K_{\rm H}K_1}$$

式中, K_1 和 K_H 分别是 H_2CO_3 和 CO_2 的平衡常数。 方解石饱和指数(SI_c)则由

$$SI_{\rm C} = \log\left(\frac{({\rm Ca}^{2+}) ({\rm CO}_3^{2-})}{K_{\rm C}}\right)$$

计算得出 式中 K_c 为方解石平衡常数。

3 结果与讨论

3.1 珠江流域河水主要离子的组成及 HCO₃ 浓度 的岩石风化控制

分析 2015 年 1 月和 2015 年 7 月两次野外监测 取样测定的珠江流域各监测点的水温、pH、电导率、 溶解氧浓度、钙离子浓度和重碳酸根离子浓度,以 及水的 CO_2 分压(p_{co_3}) 和方解石饱和指数(SI_c) 的 计算值(表1)发现,在碳酸盐岩占主导的流域(西 江) HCO₃ 和 Ca²⁺ 为水中主要的阴阳离子,反映了 岩性对水化学类型的控制。HCO3 浓度的变化范围 为103.7~280.6 mg/L Ca²⁺浓度的变化范围为35~ 94 mg/L。南盘江上游取样点 XJ1 的 HCO₃ 浓度最 高,为280.6 mg/L,而位于西江下游的广东省肇庆 市西江大桥的监测点(XJ12) HCO3 浓度最低,为 103.7 mg/L。在硅酸盐岩占主导的东江上游和北江 上游 2015 年 7 月 BJ1 和 DJ1 取样点的 HCO3 浓度 均为24.4 mg/L Ca²⁺浓度的值均为8 mg/L。碳酸盐 岩占主导地位流域内的河流 HCO3 浓度与硅酸盐岩 占主导地位流域内的河流 HCO; 浓度相差最高可达 10 倍左右。各监测点 HCO; 浓度的差异主要反映 的是流域岩石风化对流域水化学的影响。

3.2 西江干流水化学的时空变化及主要控制机理 3.2.1 西江干流水化学的空间变化及其控制机理

西江干流的水化学特征具有明显的空间变化 (图 2)。在空间上,由于流域面积大,且从上游到下 游是从西北到东南方向分布的,因此流域内从上游 到下游河水的温度逐渐升高。在西江上游南盘江 段(XJ1-XJ3) 至红水河上游蔗香段(XJ4) 从上游到 下游,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水中的 DO 逐渐升高, 到监测点 XJ3 和 XJ4 时, DO 到达最高值 (12.09 mg/L 2014 年 8 月监测数据) 远高于 25 ℃ 时水中饱和溶解氧浓度(8.25 mg/L)。随着 DO 的 逐渐升高,从监测点 XJ1-XJ4,水的电导率、[HCO3] 和 pco, 也逐渐降低 , pco, 的浓度接近甚至低于大气 CO_2 浓度, 而 pH 和 SI_c 的值则逐渐升高(图 2)。 DO 的变化主要受水温和水生光合作用的影响。 XJ3 和 XJ4 监测点的 DO 变化与水温变化呈正相关 关系 因此温度不是控制 DO 变化的因素 ,水生光合 作用是导致 DO 升高的原因;这显示监测点 XJ3 和 XJ4 具有强烈的水生光合作用。同时,水生生物光 合利用 DIC 的生物碳泵效应,导致监测点 XJ3 和

								+ -1	+	ر 2+	M 2+	-10	cO ²⁻	- 0.01	- 014		6
流	に通られ	取 #羊 时 问	Нч	1~1~	电导率	DO	TOC	2	INa	Са	Mg	3	40c	псо3	1403	0 75	$P_{\rm CO_2}$
11/2 6-2					/ (µS/cm)	/ (mg/L)	/ (mg/L)				/gm	L				2	(10-6)
	沾益 (XJ1)		8.02	11.6	564	7.54	6.37	2.77	16.19	88	19.83	20.89	32.02	280.6	28.10	0.52	2163
南盘江	长虹桥 (XJ2)		7.99	14.5	579	8.41		5.89	12.49	94	20.68	17.04	56.62	274.5	29.59	0.52	2339
	双江口 (XJ3)		7.82	18.2	382	7.61	3.93	2.24	5.25	64	11.55	4.90	38.36	195.2	12.91	0.18	2630
	蔗香 (XJ4)		7.89	18.4	381	7.57	2.94	2.17	5.42	64	11.39	4.49	40.87	195.2	12.27	0.28	2239
红水河	红水河大桥 (XJ5)		7.94	18.6	348	9.26	2.92	1.80	3.87	66	8.74	3.53	32.36	176.9	9.04	0.27	1820
	大湾码头 (XJ6)	1	7.97	18.6	350	8.83	3.99	1.82	4.19	99	8.72	3.77	32.04	170.8	9.15	0.29	1641
	如耳 (XJ7)	_ 2015年 _	7.98	18.0	327	9.08	3.41	1.78	4.14	54	8.12	3.91	28.84	164.7	8.37	0.24	1538
黔江	黔江大桥 (XJ8)	1月	8.04	18.2	316	9.83	3.23	1.82	4.18	54	7.77	4.03	28.29	152.5	8.59	0.26	1242
	东塔村 (XJ9)		7.81	17.5	312	8.93	4.81	2.80	5.23	56	6.27	6.77	20.84	158.6	10.62	0.04	2198
۲ ۲	河西码头 (X110)		7.80	18.1	315	8.76	3.96	1.95	6.15	52	7.52	5.52	26.76	146.4	9.41	0.03	2084
1	梧州站(XJ11)		7.76	17.9	310	8.70	3.56	2.23	4.72	52	6.98	5.25	25.90	146.4	8.95	0.06	2275
	西江大桥 (XJ12)		7.70	17.8	297	9.18	4.58	2.35	5.03	52	6.73	5.55	26.26	146.4	8.65	-0.13	2636
北江	凤城大桥 (BJ5)		7.63	15.6	237	9.54	1.54	3.09	8.51	36	4.04	7.13	25.60	91.5	7.30	-0.43	1892
东江	博罗大桥 (DJ4)		7.18	17.5	134	9.00	3.20	4.11	8.65	16	1.93	8.71	13.71	30.5	10.81	-1.73	1871
	沾益 (XJ1)		8.24	18.8	387	8.89		1.82	3.94	58	15.62	6.63	25.77	213.5	12.48	0.77	1067
南盘江	双江口(X13)		8.30	28.3	295	10.96		1.80	4.66	45	8.68	4.73	38.82	128.1	7 <i>.</i> 77	0.65	632
	蔗香 (XJ4)		8.35	29.1	290	11.80	I	2.05	5.25	42	9.19	4.86	37.77	122	7.49	0.66	541
红水河	红水河大桥 (XJ5)		7.79	25.7	336	7.92		1.63	3.01	60	5.97	3.82	19.59	183	8.32	0.40	2904
	大湾码头 (XJ6)		7.81	25.8	337	7.18	I	1.54	2.45	60	5.88	4.19	19.49	183	8.05	0.42	2773
	如耳(XJ7)		7.85	26.0	271	7.24		1.53	2.22	48	5.06	3.56	15.88	158.6	7.27	0.32	2218
黔江	黔江大桥 (XJ8)		7.86	26.5	262	6.92		1.33	2.08	48	4.98	3.53	15.37	146.4	7.14	0.31	2013
	东塔村 (XJ9)		7.63	27.9	235	7.76		2.28	2.42	44	3.80	5.24	10.57	134.2	6.48	0.034	3236
西江	河西码头 (XJ10)]	7.58	27.3	195	7.58		2.48	3.06	25	4.16	4.32	16.13	91.5	7.27	-0.41	2495
Į I	梧州站 (XJ11)	2015 年 - 二	7.63	28.0	227	6.77		1.61	2.26	36	3.67	2.89	9.74	109.8	5.83	-0.13	2673
	西江大桥 (XJ12)	」 日上 一	7.78	28.6	227	6.57	I	2.18	3.27	35	4.98	4.01	18.80	103.7	6.86	-0.013	1787
	大沅水库 (BJ1)		7.08	28.6	43	8.36	I	2.22	3.92	8	0.67	1.06	3.05	24.4	1.47	-1.89	1787
	风采大桥 (BJ2)		7.24	28.9	117	4.97	I	4.10	4.24	16	2.15	5.21	10.22	48.8	6.33	-1.17	2218
北江	十里亭大桥 (BJ3)		7.97	28.9	232	6.94		2.38	5.14	39	4.56	4.12	18.73	128.1	5.30	0.31	3027
	百旺大桥 (BJ4)		7.62	30.0	139	6.70		3.48	4.38	18	2.73	4.22	12.01	54.9	5.29	-0.68	1416
	凤城大桥 (BJ5)	'	7.53	28.3	173	6.01	I	1.70	2.27	24	3.68	3.81	16.19	73.2	8.03	-0.56	1429
	澄江镇 (DJ1)		7.21	28.0	86	7.98	I	3.73	5.35	8	2.27	2.11	4.53	24.4	11.84	-1.78	2275
在江	黎咀大桥 (DJ2)		6.17	25.8	85	3.10	I	3.99	4.84	8	1.56	5.25	9.92	24.4	9.65	-2.86	1618
1	新丰江 (DJ3)		6.81	18.4	73	6.86		2.03	2.76	10	1.73	1.88	5.10	30.5	2.13	-2.13	1722
	博罗大桥 (DJ4)		7.07	29.2	96	3.72		3.89	5.28	10	1.76	4.87	8.36	30.5	6.68	0.60	185
注:①为水 0. 水处于:	<中方解石的饱和指数 (5 方解石溶解/沉积平衡状	SI _c = logIAP/K 志;②水的二	式中 /AP 氧化碳分[为离子活度 玉 ,用 WATS	度积,K为平 SPEC 软件 ^B	衡常数)。如 ⁴¹ 计算得到。	1果 <i>SI</i> _C >0 ,河	可水处于方	5解石过饱	和状态疗	可产生绿	酸钙沉积	(;如果 S	ار <0 , کلا کت	时方解石 J	具有侵蚀性	: ; 而 <i>SI</i> _C =

60



XJ4 水体中的 $[HCO_3^-]$ 和 p_{CO_2} 降低 $_{P}H$ 值升高 ,进而 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变化。

从红水河上游监测点 XJ4 到西江下游监测点

XJ12,河水的电导率、[HCO₃]和[Ca²⁺]的变化也呈 现从上游到下游逐渐降低的趋势,结合珠江流域的 岩性分布(图1),可反映出流域岩石风化对水化学 空间变化的影响。

3.2.2 西江干流水化学的季节变化及其控制机理

在季节变化上,由于受到气温变化的影响,河 水温度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呈现出夏季高、冬季 低的特征;而电导率、[HCO₃]和[Ca²⁺]则呈现出夏 季低、冬季高的季节变化特征。在夏季,电导率、 [HCO₃]和[Ca²⁺]的降低主要是由于降水较多、河 流流量增长引起的稀释效应所致。碳酸盐岩的溶 解度随着系统 CO₂ 分压的升高而增大^[36-37],夏季气 温高,土壤微生物活动强烈,土壤的 CO₂ 浓度高,可 以导致岩溶系统中溶解更多的 HCO₃和 Ca²⁺,然而 夏季 [HCO₃]和 [Ca²⁺]的降低,说明在西江干流 [HCO₃]和 [Ca²⁺]的降低,说明在西江干流

西江干流河水的溶解氧浓度(DO)也具有明显 的季节变化特征(图 2)。DO的季节变化在整体上 呈现出冬季高、夏季低的特征,而监测点 XJ3 和 XJ4 的 DO 则呈现出相反的季节变化特征(夏季高、冬季 低)。监测点 XJ3 和 XJ4 的 DO 值的季节变化明显 与温度有关,温度升高,DO 值升高(图 2)。在 3.2 小节我们已经发现,监测点 XJ3 和 XJ4 的 DO 明显 受水生光合作用的控制,因此 XJ3 和 XJ4 的 DO 明显 受水生光合作用的控制,因此 XJ3 和 XJ4 的 DO 明显 节变化。影响水生光合作用强度的限制因子主要 有温度和光照^[38],在 XJ3 和 XJ4,影响水生光合作 用强度的因子是温度。

除了监测点 XJ3 和 XJ4,其他监测点都是冬季的 DO 值明显高于夏季。如前所述,DO 主要受温度、水生光合作用的影响,河水 DO 冬季高夏季低的

变化特征正显示了温度对 DO 季节变化的控制。但 是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冬季河水的 DO 值非常接近 或是超过水中的溶解氧饱和浓度;而春夏季河水的 DO 值则低于水中饱和溶解氧浓度,这表明冬季河 水的水生光合作用强度比夏季高。在碳源充足的 情况下,温度和光照是水生光合作用的限制因 子^[38]。夏季水温高,温度不是夏季光合作用弱的限 制因子,那么就必须考虑光照对水生光合作用强度 的影响。Yang 等^[39]的研究发现夏季西江高悬浮质 (TSS)可以遮挡水体表层太阳光,减弱水生光合作 用强度。因此,高悬浮物质造成的光照减少才是夏 季光合作用强度降低的原因(DO 值降低)。由图 2 还可以发现 2015 年 7 月 DO 的监测值仅次于冬季 的值(水温高),这说明夏季光合作用强度(DO 值) 仍然受温度的控制。

由以上分析可知,西江河水 DO 值的季节变化 主要反映的是水生光合作用强度的季节变化,而根 据监测点水生光合作用强度限制因子的不同,又可 以分为温度限制和光照限制。监测点 XJ3 和 XJ4 的 水生光合作用限制因子是温度,而在其他监测点是 光照;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监测点的水文环境 不同。野外观测发现,监测点 XJ3 和 XJ4 处的水流 速度较慢,水深较深,且冬夏季水质都比较清澈;而 下游各监测点河流的流速相对较快,且夏季悬浮质 高,水质浑浊,透光性差。

- **3.3** 西江干流 HCO₃ 浓度的季节变化及对碳汇估 算的意义
 -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HCO3]]的季节变化幅度

表 2 西江干流四次野外监测的 [HCO ₃] 及季节	变化
---	----

					0	5 0	0		
监测点	监测时间	HCO_3^-	监测 时间	HCO_3^-	监测 时间	HCO_3^-	监测 时间	HCO_3^-	季节差异 /(mg/L)
		/(mg/ L)	11-1	/(mg/L)	1101	/(mg/ L)	11-1	/(mg/ L)	, (ing, ii)
沾益(XJ1)	2014.04	268.4	2014.08	231.8	2015.01	280.6	2015.07	213.5	67.1
长虹桥(XJ2)	2014.04	237.9	2014.08	329.4	2015.01	274.5	2015.07	_	91.5
双江口(XJ3)	2014.04	170.8	2014.08	134.2	2015.01	195.2	2015.07	128.1	67.1
蔗香(XJ4)	2014.04	158.6	2014.08	122	2015.01	195.2	2015.07	122	73.2
红水河大桥(XJ5)	2014.04	176.9	2014.08	201.3	2015.01	176.9	2015.07	183	24.4
大湾码头(XJ6)	2014.04	176.9	2014.08	183	2015.01	170.8	2015.07	183	12.2
如耳(XJ7)	2014.04	146.4	2014.08	164.7	2015.01	164.7	2015.07	158.6	18.3
黔江大桥(XJ8)	2014.04	140.3	2014.08	152.5	2015.01	152.5	2015.07	146.4	12.2
东塔村(XJ9)	2014.04	140.3	2014.08	140.3	2015.01	158.6	2015.07	134.2	24.4
河西码头(XJ10)	2014.04	134.2	2014.08	146.4	2015.01	146.4	2015.07	91.5	54.9
梧州站(XJ11)	2014.04	128.1	2014.08	122	2015.01	146.4	2015.07	109.8	36.6
西江大桥(XJ12)	2014.04	122	2014.08	128.1	2015.01	146.4	2015.07	103.7	42.7
季节变幅平均值									43.7

Table 2 Concentrations and seasonal changes of HCO₃ of Xijiang River

相对较小。季节变化幅度最大的监测点是位于南 盘江中游的监测点 XJ2,变化幅度为91.5 mg/L;最 低的为红水河的两个监测点分别为 XJ6 和 XJ8,变 化幅度仅为12.2 mg/L;整个西江干流[HCO₃]季节 变化幅度的平均值为43.7 mg/L(表 2)。

Zeng 等人^[19]利用高分辨率的多参数水质记录 仪监测了贵州省境内的三个典型岩溶地下河小流 域 利用 2007 年 5 月~2013 年 10 月之间的自动监 测数据进行统计,发现:由于岩溶流域 HCO₃ 的化 学稳定性,使得流量变化成为岩溶碳汇通量变化的 主控因子。我们以监测点梧州水文站(XJ11)为例, 对[HCO₃]和流量的季节变化进行了分析(表 3 ,流 量数据由梧州水文站提供)。可以看出,[HCO₃]的 变化幅度为36.6 mg/L 变化系数为1.33;而流量的 变化幅度为10 290 m³/s ,变化系数为4.02。因此我 们认为 ,在西江流域也存在 HCO₃ 化学稳定性行为, 从而导致流量变化成为决定西江流域岩溶碳汇通 量变化的主控因子。

表 3 梧州水文站四次野外监测的 [HCO₃] 及对应的流量数据

Table	3	Discharge and HCO ₃	concentrations
	af	Wuzhou Hydrological	Station

监测点	时间	HCO ₃ /(mg/L)	流量 /(m ³ /s)
梧州水文站(XJ11)	2014-04-24	128.1	5 990
梧州水文站(XJ11)	2014-09-02	122.0	9 280
梧州水文站(XJ11)	2015-01-29	146.4	3 410
梧州水文站(XJ11)	2015-07-26	109.8	13 700

3.4 西江干流河水中的生物碳泵效应及对碳汇估 算的意义

在基于水-岩-气-生相互作用的碳酸盐风化碳汇 模型中^[5,15] 碳酸盐风化产生的溶解无机碳(DIC) 被 水生光合生物利用形成稳定有机质并埋藏 是形成稳 定碳汇的关键(生物碳泵效应)。在 3.2 小节中我们 发现 在西江干流中存在非常明显的生物碳泵效应: 监测点 XJ3 和 XJ4 的 DO 值远高于水中的溶解氧饱 和浓度 并且总有机碳含量(TOC) 明显比其他监测点 高。Yang 等^[39]的研究也发现 在冬季 XJ4 处具有强 烈生物碳泵效应 内源有机碳占总有机碳的 84.86%, 且明显高于其他监测点的数值(Yang 等^[39]文章中对 应的监测点编号为 XJ3)。而夏季监测点 XJ4 内源有 机碳占总有机碳的比例也达到 72.26%,且明显高于 其他监测点的数值。2014 年 8 月和 2015 年 1 月 ,监 测点 XJ4 的 TOC 浓度分别为 11.38 mg/L 和 2.93 mg/L 根据 Yang 等^[39]的研究结果,则两次取 样 XJ4 监测点的内源有机碳含量分别为 8.22 mg/L 和2.49 mg/L。西江蔗香段春夏秋冬四季的平均径 流量分别为 31.9×10⁸ m³、196.2×10⁸ m³、117.2× 10⁸ m³ 和 34.1×10⁸ m³ ,年径流量为 379.4×10⁸ m³ , 流域面积为 82.28×10³ km^{2[31]}。假定春夏季,XJ4 监测点的内源有机碳含量为 8.22 mg/L ,秋冬季内 源有机碳含量为2.49 mg/L,则内源有机碳的通量 为2.74 t C•km⁻²•a⁻¹。监测点 XJ4 的 HCO₃ 的平均 浓度为149.45 mg/L,则 XJ4 的岩溶碳汇的无机碳 汇通量为 6.78 t C•km⁻²•a⁻¹ 则按照基于水-岩-气-生相互作用的碳酸盐风化碳汇模型计算得到的岩 溶碳汇通量为(2.74+6.78) = 9.52 t C•km⁻²•a⁻¹ 比 传统方法计算的无机碳汇通量 $(6.78t \text{ C} \cdot \text{km}^{-2} \cdot a^{-1})$ 高出约 40% 说明内源有机碳形成在岩石风化碳汇 的计算中不容忽视。

4 结 论

本研究对珠江流域的西江、北江和东江进行了 四次野外监测取样,结果显示:

 1) 珠江水化学组成受流域岩石风化、气候和水 生光合作用的共同控制。

2) 西江干流的水化学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特征。西江上游水化学的空间变化主要受水生光合作用的影响,而下游主要受流域岩石风化的控制。河水电导率、[HCO₃]和[Ca²⁺]的季节变化为夏季低,冬季高,反映的是稀释效应的控制; DO 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特征,主要反映水生光合作用强度的时空变化和控制。在南盘江下游段至红水河上游蔗香段,温度是影响水生光合作用强度的限制。

3) 西江流域存在 HCO₃ 化学稳定性行为 ,从而 导致流量变化成为决定西江流域岩溶碳汇通量变 化的主控因子。

4) 西江干流具有强烈的生物碳泵效应,由生物 碳泵效应形成的碳汇通量约占传统模式计算的无 机碳汇通量的40%,说明在估算珠江流域碳酸盐风 化碳汇时,必须要考虑水生光合生物对 DIC 的利用 (生物碳泵效应)形成的有机碳的影响。

参考文献

- Broecker W S, Takahashi T, Simpson H J, et al. Fate of fossil fuel carbon dioxide and the global carbon budget [J]. Science, 1979, 206 (4417): 409-418.
- [2] Tans P P, Fung I Y, Takahashi T. Observational constraints on the global atmospheric CO₂ budget [J]. Science, 1990, 247(4949): 1431 -1438.
- [3] Houghton R A. Balancing the global carbon budget[J].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 2007 , 35: 313-347.
- [4] Liu Z, Wolfgang D, Wang H. A new direction in effective accounting for the atmospheric CO₂ budget: Considering the combined action of carbonate dissolution, the global water cycle and photosynthetic uptake of DIC by aquatic organisms [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10, 99(3): 162 -172.
- [5] Liu Z , Dreybrodt W. Significance of the carbon sink produced by H₂O-carbonate-CO₂-aquatic phototroph interaction on land [J]. Science Bulletin , 2015 , 60(2): 182-191.
- [6] Poulter B, Frank D, Ciais P, et al. Contribution of semi-arid ecosystems to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J]. Nature, 2014, 509(7502): 600-603.
- [7] Giering S L C , Sanders R , Lampitt R S , et al. Reconciliation of the carbon budget in the ocean's twilight zone [J]. Nature , 2014 , 507(7493): 480-483.
- [8] Dore J E , Lukas R , Sadler D W , et al. Climate-driven changes to the atmospheric CO₂ sink in the subtropical North Pacific Ocean [J]. Nature , 2003 , 424: 754-757.
- [9] Sabine C S, Feely R A, Gruber N, et al. The oceanic sink for anthropogenic CO₂[J]. Science, 2004, 305(5682): 367-371.
- [10] Detwiler R P , Hall C A S. Tropical forests and the global carbon cycle [J]. Science , 1988 , 239(4835): 42-47.
- [11] Pan Y, Birdsey RA, Fang J, et al. A large and persistent carbon sink in the world's forests [J]. Science, 2011, 333(6045): 988-993.
- [12] Davidson E A, Nepstad D C, Klink C, et al. Pasture soils as carbon sink [J]. Nature, 1995, 376: 472-473.
- [13] Lal R.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impacts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J]. Science , 2004 , 304(5677): 1623-1627.
- [14] Berner R A, Lasaga A C, Garrels R M. The carbonate-silicate geochemical cycle and its effect on atmospheric carbon-dioxide over the past 100 million year [J].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1983, 283: 641-683.
- [15] 刘再华. 岩石风化碳汇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展望[J]. 科学通报, 2012, 57(2-3): 95-102.
- [16] 陈波,杨睿,刘再华,等.水生光合生物对茂兰拉桥泉及其下游水化学和δ¹³C_{DIC}昼夜变化的影响[J].地球化学,2014,43(4):1-11.
- [17] Liu H, Liu Z, Macpherson G L, et al. Diurnal hydrochemical variations in a karst spring and two ponds, Maolan Karst Experimental Site, China: Biological pump effects [J].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5, 522: 407–417.
- [18] Yang R, Chen B, Liu H, et al.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decreased CO₂ emission caused by terrestrial aquatic photosynthesis: Insights from diel hydrochemical variations in an epikarst spring and two spring-fed ponds in different seasons [J]. Applied Geochemistry, 2015, 63: 248-260.
- [19] Zeng C, Liu Z, Zhao M, et al. Hydrologically-driven variation in karst process-related carbon sink flux: Insights from high-resolution monitoring of three typical karst catchments in the subtropical karst area of SW China [J].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6, 533: 74–90.
- [20] 曾成,赵敏,杨睿,等.高寒冰雪覆盖型和湿润亚热带型岩溶水系统碳汇强度对比[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1,7(3):162-170.
- [21] 刘再华. 岩溶作用及其碳汇强度计算的"入渗-平衡化学法"——兼论水化学径流法和溶蚀试片法[J]. 中国岩溶, 2011, 30(4): 379 -382.
- [22] 曹建华,杨慧,康志强.区域碳酸盐岩溶蚀作用碳汇通量估算初探:以珠江流域为例[J].科学通报,2011,56(26):2181-2187.
- [23] 曾成,赵敏,杨睿,等.缺土的板寨原始森林去岩溶地下河系统的水-碳动态特征[J].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2,37(2): 253-262.
- [24] 覃小群,刘朋雨,黄奇波,等.珠江流域岩石风化作用消耗大气/土壤CO2量的估算[J].地球学报,2013,34(4):455-462.
- [25] 黄婕,于奭,张红波,等.梧州水文站监测水点碳汇量变化特点分析[J].水资源保护,2013,29(4):45-49.
- [26] 张连凯, 覃小群, 杨慧, 等.珠江流域河流碳输出通量及变化特征[J].环境科学, 2013, 34(8): 3025-3034.
- [27] 曾成,赵敏,杨睿,等. 岩溶作用碳汇强度计算的溶蚀试片法和水化学径流法比较[J].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2014, 41(1): 106-111.
- [28] 康志强,何师意,冉景丞.茂兰原生森林区岩溶流域水循环碳汇效应[J].地球与环境,2014,42(3):322-327.
- [29] 康志强,梁礼革,何师意,等.广西弄拉表层岩溶动力系统水循环碳汇效应研究[J].地球学报,2014,35(4):481-486.
- [30] 黄婕,于奭. 梧州水文站和昭平水文站岩溶碳汇特点研究[J].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2014, 41(1): 106-111.
- [31] 覃小群, 蒋忠诚, 张连凯, 等.珠江流域碳酸盐岩与硅酸盐岩风化对大气 CO2 汇的效应[J].地质通报, 2015, 34(9): 1749-1757.
- [32] 朱辉,曾成,刘再华,等. 岩溶作用碳汇强度变化的土地利用调控规律──贵州普定岩溶水-碳通量大型模拟试验场研究[J].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 2015, 42(6): 120-125.
- [33] 黄家雄,林天健.珠江流域岩溶地下水基本特征(调查研究报告)[J].人民珠江,1983,4:12-15.
- [34] Wigley T M L. WATSPEC: A computer program for determining equilibrium speciation of aqueous solutions [J]. British Geomorphological Re-

search Group Technical Bulletin, 1977, 20:1-46.

- [35] Zhang L, Qin X, Liu P, et al. Estimation of carbon sink fluxes in the Pearl River basin(China) based on a water-rock-gas-organism interaction model[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5, 74: 945–952.
- [36] Liu Z, Li Q, Sun H, et al. Seasonal, diurnal and storm-scale hydrochemical variations of typical epikarst springs in subtropical karst areas of SW China: Soil CO₂ and dilution effects [J]. Journal of Hydrology, 2007, 337: 207–223.
- [37] Liu Z, Groves C, Yuan D, et al. Hydrochemical variations during flood pulses in the southwest China peak cluster karst: Impacts of CaCO₃ -H₂O-CO₂ interactions [J]. Hydrological Processes , 2004, 18: 2423–2437.
- [38] 高丽楠. 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影响因子研究进展[J]. 成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32(1):1-9.
- [39] Yang M, Liu Z, Sun H, et al. Organic carbon source tracing and DIC fertilization effect in the Pearl River: Insights from lipid biomarker and geochemical analysis [J]. Applied Geochemistry, 2016, 73: 132–141.

Spati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of Hydrochemistry of the Peral River and Implications for Estimating the Rock Weathering-related Carbon Sink

SUN Hailong¹, LIU Zaihua¹, YANG Rui^{1,2}, CHEN Bo¹, YANG Mingxing^{1,3}, ZENG Qingrui¹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iyang 550081, China; 2.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3.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Gui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iyang 550003, China)

Abstract: The carbon sink produced by carbonate weathering based on the H2O-carbonate-CO2-aquatic phototroph interaction on land, i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CO_2 sink. However, the process, mechanisms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such a carbon sink still need to be researched. A method of combining on-site monitoring and in-situ titrating with measurement of samples in laboratory was used in present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of hydrochemistry in the main stream and tributary of the Pearl River. It is found that the hydro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river water were controlled jointly by the rock weathering , climate and aquatic primary production in the basin. For Xijiang River, the spatial variations of hydrochemistry mainly reflected the control of the rock weathering and utilization of DIC by aquatic photosynthesis. The hydrochemistry at all sites displayed similar seasonal variations , lower in summer and higher in spring and winter, but with much less variations than the river discharge. The lower concentrations of HCO_3^- and Ca^{2+} in summer were mainly due to the dilution effect. The concentrations of dissolved oxygen also showed seasonal variations and reflected the seasonal variations of aquatic photosynthetic intensity. At sampling sites with slow flowing clean water, the values of DO were higher in summer and lower in winter , showing the temperature was the controlling factor of aquatic photosynthesis. At other sampling sites , DO showed reverse variations and the light intensity determined by turbidity was the limiting factor of aquatic photosynthesis. The hydrological environment might be the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It was found that the chemostatic behavior of [HCO3] also existed in Xijiang River , indicating the variations in discharge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variations in the carbon sink flux than the variation in [HCO3].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autochthonous organic carbon sink produced by biological carbon pump was about 40% of the dissolved inorganic carbon sink calculated by the traditional model. Therefore, autochthonous organic carbon sink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assessment of total rock weathering-related carbon sink in the Peal River.

Key words: the Pearl River Basin; spatiotemporal hydrochemical variations; carbonate weathering-related carbon sink; chemostatic behavior; biological carbon pump